

王湖綺先生全集

今古文尚  
書箋



湯誓第五

商書一

尚書卷五

王氏集注并箋

湯誓

司馬曰當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

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于有城

之墟奔于鳴條鄭曰契始封商遂以商為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

報丙子昭明子相土子昌若子曹圍子冥子法除殘去虐曰湯張晏說湯

字也夏殷之主皆以名為號

王曰

諸侯伐天子史記說號武王言敢于為

王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司馬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

眾庶叛桀來請師者時伐昆吾

非台小子敢

行稱亂

司馬曰非作匪稱作舉馬曰台我也

也舉兵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大傳曰桀刑殺彌厚而民彌暴

故爾梁遠遂以是囚

今爾有眾

女曰我后

司馬曰我君

我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

司馬曰言今新降

經作割正夏 箋曰不恤者自誅其勤也言不違自恤舍農事而來求君思大國之正已

尚書五

商書一

一

國朝

尚書

也割害通用字害  
正因害而求正  
子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

司馬引此至不正  
十子畏上帝不敢不正  
馬司

此下有今夏多罪  
句在天命殛之之上  
今女

其曰夏罪其如台  
司馬曰有罪其奈何  
箋

言夏有罪其將又言  
夏無罪則不輔予也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

邑有眾率怠弗協  
和馬曰遏止也眾民相率

怠情不和多同  
箋曰率律通也通用字詞也

言夏遏止眾力齊以自助又害夏邑之民故  
眾怠而不與同力無助可伐也  
曰時日曷喪

白虎論夏曰夏邑言京邑也  
二

子及女皆亾  
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

益歸于薄益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

間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今

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

命之去有日矣王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

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亾則吾亦亾矣是以伊

尹遂去夏適湯司馬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

皆亾鄭曰樂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  
何當喪乎日亾我與女亦皆喪亾引不亾之  
徵以齊恐下民也箋曰此述樂言也孟子  
引以爲民言則不得言夏德若茲故諸家皆  
不從之桀自比曰日不亾者如日亾則民  
必盡亾民無日不能生也女女民也女民欲  
我亾我何至亾乎君主民猶日主萬物日亾  
則萬物不能存非物之利吾亾亦非民利與

傳書五

商書一湯誓

二

民相守女民盡亡乃能及我言不畏天下之  
兵孟子引曷爲害皆爲借說云民欲與之借  
亡趙歧說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土眾誓  
言是乙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夏德若茲箋曰茲此也若此皆今朕必往箋曰

民言柰何桀誓曷喪勢尙爾尙輔子一人司馬

盛不可攻故告以必往輔作及箋曰白虎通說王者自謂一人者

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爾謂降民也軍

至欲其內應更稱一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人者臨天下之詞司馬賚作理鄭曰賚賜也箋曰大賚爾

革命之賞傳曰周有大賚賚大封於廟也無不信箋曰不信者先請

降後又不從義師朕不食言詐僞也尚書五

不僞言者許爾不從誓言司馬爾作女箋

其必興師日盟湯受桀眾降新附之眾故與盟誓予則

記曰殷人作誓謂此也非誓師之誓帑戮女罔有攸赦司馬戮作僇

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橐

虞赦置也刑及大夫以上故云無有所赦縱

湯誓第五

盤庚弟六

商書二

尚書卷六

王氏集注并箋

盤庚

司馬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

定居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

後百姓由甯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馬曰盤庚祖乙

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曰

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圯焉至陽甲

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 箋

尚書

商書二 盤庚

一

曰書分三篇第一篇乃小辛時諸大臣追述般庚之政以刺小辛時諸貴族放逸與遷殷事不相涉其第二篇始並述未遷時之令弟三篇述初遷之令因美般庚附及之耳俞 械說

般庚遷于殷

箋曰本紀湯子外丙中壬孫太甲太乙子沃丁太庚太庚子小

甲子祖乙祖乙子祖辛沃甲祖辛子祖丁沃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盤庚凡十世十九君

紀年般庚名旬殷都在河南偃師湯至太戊居之百五十七年仲丁去而居囂至般庚凡

四遷復還舊都故小辛時諸臣述其既遷之政

民不適有居

箋曰適如也如猶順也民在都下爲新遷諸大族所侵奪

故客主不安 率籲眾戚出矢言曰戚從說文引東晉本作感 箋

曰籲呼矢陳也率讀為吹眾戚王族姻也民爰呼愬王以眾戚兼并之故及出朝又陳言于王極

言民病我王來既箋曰既息也詩曰伊余來 重我民無盡劉

庚欲息民故遷于殷爰宅于茲箋曰茲謂此殷 重我民無盡劉

般曰重猶愛也劉剝落也詩曰將采其劉言般庚遷京本為重恤民生恐其凋喪之故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箋曰匡正卜 先王有服恪

也客主不能相正其生業予民謀之曰其當如何言當定經制

謹天命箋曰服謂甸服也恪非古字當作各謂臣民各飭正其天命遵王定制

尚書 商書 一 盤庚 二

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箋曰茲此京邑也殷謂京師為邑不常安

者後漸益兼并民田經界不正于今五邦馬曰五邦謂商北

自商徙亳箋曰五邦者薄囂相耿殷也湯之前入遷而還薄湯之後五遷亦還薄薄謂

之殷數其地則四其遷則五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般而今罔知決也天斷遷箋曰斷決也天斷遷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筮曰矧詞烈業也言卜若顛木之有由栝說

引也櫛馬曰顛木而肆生曰栝 筮曰顛

當為神木自斳也國經五遷如木已仆望其條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箋曰新即殷也

耳箋曰新即殷也

曰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箋曰勸以紹業所謂箴也

般庚敷于民箋曰敷篆作學覺悟也傳曰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箋曰由讀為迪道也民言紹先業般

庚悟焉乃迪道眾戚以湯舊也曰毋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馬曰箴諫也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

焉故敷以無伏之箋曰日讀為爰毋或猶無有也伏壓也箴許慎說為綴衣箴竹竿之

類其制蓋若誹謗木般庚既正法度于是眾戚無有敢以貴陵伏小民之所箴者終言其

效也自此以上皆小辛時追思般庚所記述故皆題般庚王命眾悉至于

尚書

商書一 盤庚

三

廷箋曰此下稱王者記般庚當時之事眾眾戚也廷朝中也將頒誥故悉于廷面命之

王若曰箋曰若順也小辛史臣順王意修飾為此篇格女眾予告

女箋曰格升也命眾戚升堂訓女猷箋曰訓猷皆道也黜乃心無

傲從康箋曰黜貶下也從恣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大傳曰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箋曰古先王

湯也湯宅薄從先王居修明舊法任舊臣言遷邑之後舊人當自新以共政云亦者亦今

般庚時以切磋之王播告之修說文引王播告之為句司馬曰高后成

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箋曰王先王之是也播告是修言舊人共政惟修

王所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箋曰匿也隱也

不隱匿王所示意王以用大興也罔有逸言民用不變箋曰

流言下所謂逸口浮言也民怨其上今女聒聒

聒起信險膚聒說文引作慤古文作聒聒

聒難告之兒箋曰聒拒善自用之意鄭曰聒

字流言相傳曰儉臚語所謂膚受之訴也子

弗知乃所訟箋曰乃女也訟容通用字上非

予自荒茲德惟女舍德舍東晉本作舍馬曰舍而不勉何以

尚書六 商書一 盤庚

四

成德箋不惕予一人白虎論引惕作施

不能自治大臣無德君予若觀火予亦燭謀

亦無德是女不施於我箋曰燭讀若月三日燭明未盛也許慎讀若

巧拙云火光也觀火本明燭者蔽之喻臣能

蔽君謀作乃逸箋曰將行法於汝民逸而曰

乃逸逸由臣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箋曰綱維結繩

亂也大臣爲民之綱維當令有條理則民不亂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箋曰農耕人也勸以思久長之計無徒事兼并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箋曰黜猶降也



民中亦有女婚  
友非可欺侮也  
不乃敢大言女有積德箋曰

乃也積德先  
人積累之德乃  
不畏戎箋曰戎相也畏民助

成王毒于遠邇箋曰毒厚也遠邇猶臣民也

畏相為畏  
相也情農自安不昏作勞鄭曰昏讀為敬勉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箋曰承上服田專

計久長也畝從田十久字亦作畝黍禾屬而

也樹穀曰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黍禾屬而

黏者今高粱稷女不和吉言于百姓箋曰和

藥也今小米女不和吉言于百姓箋曰和

吉善也百姓百官受姓者舊家惟女自生毒

大族也應和善言則不銛銛惟女自生毒

箋曰生產也唯己之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家產是厚不恤人也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厥身箋曰敗毀禍害姦私宄姦也災也古通

產則害於國敗禍必至乃既先惡于民箋曰

如仇壅之為仇害也乃既先惡于民箋曰

惡也民先乃奉其桐箋曰桐調也即同字奉

惡其不匡乃奉其桐箋曰承以同僚君上之

俱憎女悔身何及漢石經身作命箋曰身

今斯今一作匪躬斯躬石經誤相時儉民猶

作命也躬何及者一無所及相時儉民猶

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檢漢石經作散說

相視也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箋曰責其

聒聒而起浮言也儉即僉字眾也眾民箴言

書六 商書 盤庚 五

當相顧之其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

可謂逸口乎箋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即

朕朝廷之得失女先告予予可制其命以和

民止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箋曰浮言逸

謫興將有危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

故恐沈溺也箋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

可撲滅曰原撲挨擊也滅熄也以水滅之

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馬曰靖遲任

有言曰人惟舊惟舊一作惟求舊馬曰遲

賢器非求舊惟新任古老成人鄭曰遲任古之

史器非求舊惟新喻新邑民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子敢五經

也言已茲予大高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高之

酬其功箋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箋曰

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大傳曰古者

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諸侯

雖有罪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

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

此之謂也鄭曰大高謂蒸嘗也箋曰周禮

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

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

尚書六

尚書一盤庚

六

作福作威也謂大臣專擅凶害國  
家故不敢用非德以阿縱貴戚  
予告女子

難若射之有志鄭曰告女子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

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箋曰告難者以

已心度人心未必全中特以意擬之耳謙不欲窮其私故先言未必中然後責之志猶擬

也禮記云女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老侮從唐志矢一乘

石經漢石經老作翁弱作流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箋曰侮孤亦皆輕忽言民不

可各長于厥居箋曰客主相安乃能長也勉出乃力聽予

一人之作猷箋曰作為也予訓女猷女當勉行之無有遠邇箋曰

尚書六 商書一 盤庚

七

遠民用罪伐箋曰罪罰伐敗也厥死箋曰厥其也其將至于死用

德章箋曰章明顯也厥善箋曰善美也民皆歸美無矢言者邦之臧

惟女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引邦皆作

國佚作逸箋曰佚罰過當之罰予將執法刑及貴戚大臣為過甚也凡爾眾

其惟致告箋曰惟思也自今至于後日各共

爾事共從漢石經齊乃位箋曰齊平也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度乃

口乃漢石經作爾罰及爾身弗可悔

箋曰此篇為般庚之誥美其卹民隱能正羣臣般庚作鄭曰作渡河之具

箋曰作造謀也此篇追述陽甲時般庚為臣謀遷般之事

惟涉河以民遷箋曰惟思也遷般以抑豪族故有民同遷

乃語民之弗率誕告用單單從馬東晉本作宣馬曰語告言也單

誠也箋曰語會合善言也弗率豪右不循法度者大告以誠舍

其奢侈之罪與之更始其有眾咸造馬曰造

為也箋曰造造舟也勿褻在王庭褻眾經音義引作嫖

王廷者般庚為臣之詞般庚乃登進厥民婁會廷議故戒以勿褻云

傳王命致萬民于外朝故登厥民曰明聽朕

言無荒失朕命箋曰以下代陽甲之詞烏呼

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箋曰先后保后胥

戚漢石經戚作高箋曰戚眾戚也保安也

幼鮮以不浮于天時箋曰鮮當為斯古字通君

臣相保順天時為政殷降大虐鄭曰殷者將

無浮溢乃足以拯民鄭曰殷者將其號箋曰殷者成湯以前之舊先王不懷

厥攸作箋曰先王湯懷安也湯舊都兼并湯亦不安其所以作而謀遷去殷之故

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間箋曰言利女眾承女俾女箋曰俾職也惟喜康共箋

所聞也承女俾女承讀為拯

喜讀若股肱喜哉之喜興也惟思非女有咎

康樂共具也思興民使安樂供事

比于罰箋曰遷者流放之罰予若顓箋曰若

民顓訴懷茲新邑箋曰新邑新作京亦惟女

故以不從厥志箋曰不讀為不民皆思遷眾

言依違重其事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一作

朕心之攸困箋曰困讀為惴誠也乃咸大不

宣乃心欽念以忱箋曰宣均也古者宣旬同

大不均其心又不動于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興念誠信之行動朝廷是爾自生之而自壞之以利自敗也

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箋曰臭當為臭易曰

以求濟也舟人不濟則所載者皆去而舟闕

宋矣以喻諸臣不遷受君民之怨必不依任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馬曰屬燭也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屬君民亦將相與沈漢

愈言當為努勉也眾臣不同我謀後雖自勉曷能療女不謀長以思乃災謂敗禍女誕

早自計

寧書一盤庚 九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誕漢石經作永 箋曰

之勸憂女諸臣當長助我謀國相勸以公義乃長與我分憂今不能然則後將不復居位

女何生在上箋曰上謂先代也女生產受今

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箋曰一無言悉母也穢荒也即臭也

人惡惡臭必無起穢以自臭者玉篇引倚乃身迂乃心倚為跨

箋曰利民而民不欲遷必非民情恐為人所誤倚女身為名以迂遠女民之心耳言假託

民情以拒至計因以破諸御續御從顏師古引正義

臣之邪謀使愚民覺悟也御續御從顏師古引正義

本作迺箋曰御天下嗣位立為王乃命于

天箋曰為天子乃天所命以舊予豈女威用

奉畜女眾箋曰奉持畜止也威用猶用威也

用威以持止女眾臣也禮勢當然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不克羞爾箋曰爾爾民也神重也先神后謂仲丁河予

用懷爾箋曰懷安也先王不懷而然失于政

陳于茲箋曰然詞也記曰然為之立中陳久

高后不乃崇降罪疾崇漢石經作知

已久箋曰高后湯

也崇充也。不乃猶母。乃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也。推神之意。故作疑詞。

乃不生。生。眾進也。言不助國家。暨予一人。猷。

同心。箋曰：一人猷謂遷亳。先后丕降與女罪。之。猷諸臣所不願。

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備也。爽。疾曰比。

忒也。盤庚陽甲之弟。故曰幼孫。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迪。讀。

為彼。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長也。

民。箋曰：女女諸臣也。女同起。女有戕則在乃。在位當與我奉畜眾民。

心。漢石經戕作近。近當為折。我先后綏乃。箋曰：戕害則法謂不循舊法。

尚書

商書一盤庚

十一

祖乃父。箋曰：安國曰：綏文侯之命曰永乃祖。綏在位言先后之安。由女祖父。

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箋曰：言諸臣棄絕。先業則祖父不救。

茲予有亂政。同位貝玉。箋曰：有親也。貝。時也。儲也。貝海。

介蟲也。古者貨貝。寶龜。言貪以。乃祖乃父不。亂政而予有親之與之同位。

乃告乃祖乃父。正義本作告我高后。箋曰：言諸臣祖父母乃私。

曰作丕刑于朕子孫。正。相告語惡此亂政。曰作丕刑于朕子孫。義。本無子此從唐石經。

法也。言天子所作不足為諸臣法。故至此。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崇降弗祥。漢石經作興。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降不永。箋曰：迪進也。

女祖父猶不右女況進至我  
高后成湯毋乃重降罪罪女  
鳥呼今予告女

不易鳥呼漢石經作於戲鄭曰我  
永敬大

恤無胥絕遠箋曰敬警也大恤死也不用命

絕女分猷分漢石經作比箋曰分當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乃有不吉不迪

箋曰不吉不和吉顛越不共共從左傳東晉

服虔說顛隕越墜也顛越顛越暫遇姦宄箋曰

王引之讀暫遇為我乃劓箋曰大傳說觸易

漸鬪詐不正也君命姦宄盜攘傷

人者其刑劓言不共之刑比於姦宄服劓刑

也於周則誓小史曰墨皆以刑士大夫狗眾

以戒殄滅之無遺育箋曰殄盡滅沒育生也

又盡沒入其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引

里不使遺生業箋曰易施種藝也既沒其舊田往哉生生箋

往遷哉眾于遷新邑亦無使受田施藝也往哉生生箋

進以助治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般

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曰徙主于民

所處次乃正其宗廟朝廷之位箋曰此篇

般庚初遷之政蓋陽甲時定議至般庚立乃

遷遷時重在懲奢侈嚴大族故定其所居居

里居也畢命序曰分居里郊蓋以大族與齊

尚書六 尚書一 盤庚

十一



民同編均輸之舊法也眾戚仍恃疆貴致客  
主不安民請紹業乃攷湯以來經界正法度  
又在此篇之後為般庚之大業故小辛時人  
作書美之特敘於前耳位謂百寮之位先定  
其居為編民乃正其位之尊卑使依職治  
事言此者明官民同里殊秩不相陵襍也

**爰有眾**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曰無戲怠**漢

經作曰女罔台民**戲**偏也**使貴族受**

田與農齊作故戒其偏怠石**經作罔台民言**

無怠**懋建大命**懋漢石經作勛**鄭曰勉立**

昏也**懋建大命**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

箋曰農為政**今予其敷心**箋曰以諸臣不

本故曰大命**今予其敷心**自安今更布其

**心憂叟颺**憂叟颺從賈馬古文讀優賢颺

東晉本從夏侯**諸家作腹腎腸**

尚書

商書二 盤庚

三

揚其所歷試言優寵賢人揚舉耆艾使新舊

間用以**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

**怒協比讒**箋曰既遷京正位舊臣恐懼則疑

怨恨因合比相**言予一人**箋曰言讀為詰競

諧故協比讒也**言予一人**言也大**臣猜疑則**

爭訴之**古我先王**箋曰古昔先**將多于前功**

於天子**古我先王**王四遷之主**將多于前功**

箋曰將大也前功四遷**適于山用降我凶**箋

之土功既大矣既多矣**適于山用降我凶**日

適山者伸丁也亮有大**德綏績于朕邦**綏從

虐故適山去舊居囂**德綏績于朕邦**漢石

經東晉本作嘉**箋曰德得也遷京****今我民**

之主皆以利遷得安績于我國家**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箋曰蕩泆析破極中也民以并兼之故奢

多泆蕩破壞井邑之居田賦無有定中之則也爾謂朕漢石經作今

日謂也曷震動萬民以遷震漢石經作祇勤也曷震動萬民以遷日曷何不也震當為

振振動警戒之使遷也設言諸肆上帝將復臣勤於憂國則當警民使遷

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箋曰亂竄古今字治也越于也上帝天也

今天心欲復還高祖成湯舊京以治於我商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箋曰恭當為其承拯也篤厚也厚敬謂敬上帝也我及此時厚敬天意與女共拯民用

永地于新邑箋曰地謂土田也永地者定編里為長法肆予冲人

書一盤庚

商書一盤庚

十四

非廢厥謀箋曰廢怵也冲人新嗣位之稱般庚為臣時欲遷即位遂遷焉似于

狂怵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箋曰陳彥升讀靈前計各為霽落卜予也

哀民零落故惜其財力非敢違我兩解之用宏茲賁箋曰宏深也賁奔也奔走

先後藉用諸臣深謀成茲遷般之烏呼邦伯功此既遷之後釋君臣之嫌疑也

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隱漢石經作乘箋曰殷之州

長日伯領二百一十國師當作帥十一國有連師長屬長也領五國百執事庶官也隱痛

也始遷大朝諸侯畢至因普諾焉外內協謀以恤民隱皆有大勞慰勞詞也必言邦伯者

奄在青徐毫予其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勛箋曰懋勉簡

大相助也予方將勉力大助女諸臣念敬我眾箋曰念常思也敬警也以相助

之故故思警女眾無好貝玉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箋曰肩作

也生生眾進也我不作好貨聚斂不敢不共謀進治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箋曰欽興也 今

我既羞告箋曰羞告謂前此登進民而告之爾于朕志若否

罔有弗欽箋曰恐諸臣面諛故告以志有順道與否爾無有不興助我則不匿

厥指王用不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箋曰總數貨財寶珍也數

于財珍謂亟亟於產業也民功曰庸自從也眾進從事于民功乃為鞠謀人式敷

尚書

商書一盤庚

十五

明德永肩一心箋曰肩作也布天子之明德則為同心也

般庚弟六

高宗彤日弟七

商書三

尚書卷七

王氏集注并箋

高宗彤日

司馬云般庚弟小乙子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

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高宗彤日

箋曰本紀般庚弟小辛小乙小乙子武丁自般庚至武丁四君二世

紀年武丁名昭稱高宗者既崩稱宗之後追本其功德而述此事以垂法也高宗蓋釐正兄弟同廟之制而但祭其祖父故有雉祥彤祭之明日賓尸也周曰釋商曰彤說文彤船行讀若榔與闖同意前進之詞追前祭而更祭也釋者於太祖廟詩絲衣高子說以為賓

尚書七

商書三 高宗彤日

一

后稷之尸於靈星是郊亦有彤其說未聞此

亦當彤越有雉雉箋曰彤祭殺尸俎雍人陳於契廟

子自外升為天子也鼎長子宗器耳主聽聰作謀示當采羣議雉雄雉鳴也劉向說雉以

赤色為主於易離祖已曰鄭曰祖已謂其黨為雉近赤祥也

姓臣世本祖氏殷王祖乙祖丁支庶因氏焉非常之異諸臣必多陳天變進諫議故止其

黨使勿惟先假王正厥事假從漢書引東晉言也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不當升鼎今升鼎者

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丙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辨髮重譯來

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

報之疾也司馬云王勿憂先修政事箋曰

假大也暇也灾異之來以覺賢聖不為庸君

虛下也高宗修德而反見異恐解善意而不

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大王心乃正言其

事假之者大傳所云遠方來云云之事也孔

光說假為來言異變之來起讀

王正厥事為一句言事有不正乃訓于王箋

訓道也凡臣進規於君謂

之訓訓之者無豐于昵也

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司馬無民箋曰般庚父入嗣義也天

主義降年有永不承鄭曰年命者春愚之

也箋曰般庚先後王年多不承當時有異

議故言長短一也孫星衍說湯甲四年小辛

三年是降年不承然

既後之則為父矣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司

馬司云中絕其命無民字箋曰嫌民有不若德

書七

商書三 高宗彤日

二

不聽罪天既付命付从司馬東晉本作孚

天之付命但罰不順德

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聽罪者則盡主之箋曰言見異當亟修德

如台司馬作奈何箋曰言見譎罰戒懼之甚深

已正其德猶當日奈何見譎罰戒懼之甚深

求其烏呼王司敬民乎者將陳其戒也箋曰於

故也烏呼王司敬民乎者將陳其戒也箋曰於

之來不知何應然王嗣位司馬作嗣箋曰於

當警人以畏天宜思其咎罔非天肩司馬肩

箋曰天肩繼天位者也支子非後大宗

乃後天耳不承者既即位即先王也

典祀

無豐于昵

司馬云常祀毋禮于棄道

箋曰典主也

昵者私廟之稱舜告私廟曰假于執祖是也

賀循說殷之般庚不序陽甲蓋質家以君臣

為父子般庚時陽甲為禰南庚為祖祖丁為

曾沃甲為高祖乙禰矣般庚陽甲小乙皆祖

丁之子也般庚不序陽甲而不敢廢南庚蓋

以陽甲與己為一代禰南庚因禰祖丁亦以

兄弟為一代也如此祖辛沃甲兄弟亦為一

代當曾祖廟祖乙為高祖矣小辛小乙仍之

而仍祭祖丁為禰至高宗則釐正兄弟同廟

之制禰小乙而禰小辛般庚陽甲祖丁而

祧南庚曾祖辛而禰沃甲祖乙仍為高祖自

謂祀典秩然不知其皆私親父子而無繼統

之道也華恒說宜為神主立四室共一廟則

高宗禰廟有四君禘祭自可竝位常祀遂無

獨禰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廟有四  
主非人情也且三君皆為陽甲之臣又迭相  
臣君臣同堂猶父子同位又不可也殷一世  
一及未必如周人昭穆之制兄弟相及皆宜

# 高宗彤日第七

尚書

商書三 高宗彤日

三

西伯伐耆弟八

商書四

尚書卷八

王氏集注并箋

西伯伐耆

司馬云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滋大伐

飢國滅之又曰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

崇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

西伯既伐耆

伐耆從大傳說文引作伐鬻司馬又作飢一作阨東晉本作戡

黎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伐耆入紂畿內箋曰周之國自大王時始開其時為西戎君長已與商絕矣而不為邊患商因

尚書

商書四 西伯伐耆

一

而封之詩說自王季受侯伯之命文王襲位三分有二而事殷遂與崇侯並為二伯其先又與鄂九共為三公及後囚羸里幾不得免故遂不朝而受諸侯之朝受命稱王大傳說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也序云殷始咎周蓋出囚五年當朝而不至故咎之周已稱王欲明與殷絕因出兵伐其畿內國以明不臣也周王而曰西伯者商史詞也自商先王言之雖伐紂殺武庚有天下猶曰吾西伯不日為叛寇以此見天下之公也然而文必稱王者以西伯而稱兵是為大逆故必正其名也應劭曰上祖伊恐箋曰黨壺關黎亭黎侯國今長治縣祖伊恐曰侍西伯以輯叛撫戎今西奔告于王箋曰祖伯稱兵天下必亡故震恐

故曰奔告傳曰奔問官守或者曰天子箋曰

奔命帥師以救者因告而進諫箋曰訖止也文

子者天子爵也以警王心天既訖我殷命王聖人今稱王

故知殷命已絕假人元龜罔敢知吉符引作假余元

龜王充引作格人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

長尺二寸箋曰假人大人也詩曰大人占

之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從

司馬本東晉本作戲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司馬康作安虞下有知字

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

教法者箋曰有侑也康食天子之祿康之

言廣大也率讀為律法也虞度天性謂君臣

大倫同於父子天性也今民叛是不度之

今我民罔不欲喪不從司馬今本作弗箋

欲王引作不娶正義本無胡此從唐石經

亡者箋曰威亦命也言恨文王受命之晚今王

其如台司馬釋如台為奈何箋曰王曰烏

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彼自稱王我生而受

命無恐也力祖伊反箋曰反反私邑說文曰

烏呼乃罪多參在上玉篇公尚書以為參乃

尚書 西伯發者

二



能責命于天箋曰責猶望也言天已絕王王仍望天之命乎殷之卽

喪指乃功箋曰卽喪言自卽於亡也指陳祖伊陳事而不見聽也不

無戮于爾邦箋曰戮猶伐也言周非但克者而已且不能無討于殷此伐者

卽觀兵意耳知紂之當見伐于周雖欲竝王不得矣

### 西伯伐耆弟八

尙書

尙書四 西伯伐耆

三

尙書八

微子弟九

商書五

尚書卷九

王氏集注并箋

微子

司馬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

滅凡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

及去未能自洩乃問于太師少師鄭曰微

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與紂

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

正故微子大而

微子若曰

司馬云紂殺王子比干微子曰父

聽其義可以去矣箋曰若曰者順微子之

意非微子自作名之曰誥然亦謨之類也水

寧九

商書五 微子

一

經注沛水又北徑微鄉東春秋築微杜預曰

有微子冢預又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

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微鄉今東平州蒙今沛

縣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有微子箕子何荅

云畿內采父師少師司馬父作大云大師疵

地之爵奔周馬曰父師箕子紂之諸父鄭曰父師者

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

也時比干為之箋曰父師掌以三德教國

子者記曰父師司成于周則師氏也為王師

官故王子稱曰父師少師蓋大樂正也掌教

育子者記曰樂正司業又曰少師奉子以衰

本為王子師故對父師稱為少也微子若守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司馬云殷不有治政不治我祖底遂陳于上

四方箋曰或有通用字

司馬無底馬曰我祖湯也箋曰我用沈

底致遂成上古也致成功陳久自古

酏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酒婦人是用敗湯

德於下馬曰下下世也箋曰酏當為凶俗

儒以為說文酌字非也沈凶猶淫凶耳于酒

用亂者好酒因姪亂婦人也班伯說沈湎于

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司馬罔不作既

畿內也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讀為叢

聚也孫星衍讀為鈔鈔掠也江聲說以呂覽

耕有三竊有地竊苗竊艸竊卿士師師非度

艸竊者弗除則蕪除之則虛

馬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

效為非法度箋曰師師眾法其長也卿士

之長則三公紂用費中為政中好利其是與

其時比于死祖伊在外箕子膠鬲之徒皆已

廢去凡有罪辜乃罔恒獲司馬凡作皆恒作維

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

者箋曰言王任用罪人得位不以道

民方興相為敵讎言虘相攻奪箋曰方並

也古字方為並讀若俯俯興俯依罪

人得用者以起言官途襍朋黨勝

淪喪也治國之命理已亡矣

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司馬云涉水無舟航

行厲水也津水渡也涯山邊也

殷

箋曰涉徒

殷

殷

尚書九

商書五

二

遂喪越至于今馬曰越於也於是曰父師少

師司馬父作大我其發出往往從司馬鄭

狂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本東晉本作

往也箋曰往者往大國求正已也古者君

有過諫不聽則易位力不能則正於大國今

紂如此我為宗臣當發其罪而出往愬於大

國馬曰卿大夫稱家鄭曰旄昏亂也

邪吾家旄馬曰旄老也家旄蓋謂箕子宗

室長孫于荒司馬作保于喪箋曰言禮當

老之時似當任其亡今爾無指告司馬爾作女

國不可易置者指作故箋

日指告以故當發出邪當坐視邪俗儒以予

為告其當死當去一身之謀不待問人

魯九

商書五 微子

三

顛躋若之何其說文引躋云登也馬曰躋

之何也鄭曰其助語也齊魯之間聲如馬曰躋

姬記曰何居箋曰覆宗亡國為顛躋父師

若曰司馬云太師若曰鄭曰少師不荅志在

不名而記曰父師但記其言非當時口講之

詞順其意而別為修詞故曰若曰也少師禮

不當先對其問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司馬

之自當竝問耳乃罔畏畏司馬

篤荒方興沈酗于酒司馬本無

其考長司馬云不用老長箋

司馬無此句蓋經師以舊訓考舊有位人箋

以有位人訓長後誤入正文今殷民乃攘

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司馬云乃陋淫神

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曰犧

純色牲牲體完具箋曰犧當為獻獻牲大

祀之牲牲用凡用之將食無災箋曰將取也

久不饗祭祀故容隱祀牲者雖取食降監殷

而無災以明殷當亡滅天意章灼甚民用又

須暇湯之子孫求可用治者稠斂

稠斂謂賦斂也箋曰召徵發也言殷王

子弟用事者皆敵讎不怠箋曰敵讎小民並

稠數于賦役敵讎不怠興相為讎敵者怠

讀為謙輕豫怠之怠怡也說也小民之怨不

說釋言不能主政代紂位其時唯有微子賢

又義不罪合于一箋曰言殷子

得立孫無可立者多瘠罔紹紹

晉本作紹箋曰多祇也言此時求正王位

祇自瘠削其宗枝無可紹統者言發出往之

益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說文引敗作退

商者據殷京言之若王室有災

由外來我王子當起受其禍敗

罔為僕詔僕東晉本作臣僕箋曰說文僕

古文作罔淪亦當為侖詔亦當為

紹今商王無倫理自絕于天祖我無為更臣

附紹繼之言从者非先守官則以身殉暴君

是惡黨王子出箋曰設兩

端言之迪我舊云馬曰云

言也

箋曰迪進道也舊云微子所謂故告也言

出亡合于義乃進道于我所言古人之禮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尚竟

商書五 微子

四

子馬曰刻侵刻也箋曰刻當為亥馬讀為

刻王充讀為孩說云紂為孩子之微子

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

變聞運謂亥讀為箕箕子書或作亥子易曰

亥子明夷箕子也王子不出箕子王子均不出也時

箕子蓋已決志孫于荒矣我乃顛躋箋曰以一暴人而般

命清從馬東晉本作靖司馬說為今

之自清清得治國國治馬曰清潔也箋曰

清爾雅作靖治也彼靖亦當為清自用也言

用發出往而能治殷國則可用治司馬以此

下為微人自獻于先王司馬說為身死不恨

則廢司馬說死終不得治箋曰顧

紂可我不顧謂安全之也暴君威劫或去不

得達而被執戮空有叛主之行遯司馬說為

名已尚不全安能全國乎行遯不如去

箋曰逃死而已此篇立人臣之大法亦所以

微子弟九

毋誓弟十

周書一

尚書卷十

王氏集注并箋

毋誓

司馬云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

司馬云十二年正月甲子馬曰昧爽未旦也箋曰劉歆術以

爲己卯歲建卯月五日一行術以爲庚寅歲譚灃說庚寅建子月五日是月合朔在牽牛七度朔日庚申四日癸亥日南至下距春秋元年己未三百八十九年

王朝至

于商郊

司馬鄭引經王皆作武王舉大事必有行所朝至之禮於至之

明旦朝焉郊

毋野乃誓 毋從司馬大傳禮記遠郊百里 詩同東晉本作牧

尚書

周書一 毋誓

一

鄭曰郊外曰牧牧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箋曰許慎說毋在朝歌南七十里

水經注倉水出衛縣西方山東南歷毋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行据皋跨澤悉

矣 王左杖黃戎右秉白旄 戎又作鉞旄說文引作髦馬

曰白旄旄牛尾箋曰杖持也戎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元戎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戎右

秉白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郭璞引逃作邊遠

師鼓譟歌舞書傳說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麾之使遠恐其赴敵

多殺也專戒西人者虎賁三千人從王左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司馬友邦作有國馬曰冢大也箋曰友邦

八百諸侯冢御事箋曰御誦也侯伯來受事君蓋州伯也

侯故警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箋曰此皆其御事

事也三司者方伯之大夫天子所立三監也梓材謂之三父周制以為三孤亞大夫也旅

下士也師氏於天子領虎賁士之長侯國無虎賁其師氏領君卒與千夫長百

夫長鄭曰師帥旅帥箋曰五百人為旅旅夫長帥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上士千長者

虎賁三千置三長也止嚴及庸蜀羌髳箋曰當約士眾故戒千百長

楚西南左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蜀山氏帝營外家羌西戎牧羊人髳詩作髦西徼外

產旄牛微盧彭濮人司馬盧作纁馬曰武之地

尚書

周書一 毋誓

二

箋曰水經注下雋西有微水或謂之麋湖在羅汭下游彭水出宕渠郡南逕胸忍縣左傳

羅與盧戎敗楚屈瑕括地志魏州竹山縣及荆州古盧國微盧地今湖南岳州辰沅之境

彭濮四川貴州之界皆江漢西南德廣所及春秋夷狄之君七等稱人者其中等也伐紂

唯用車三百乘不得將率蠻戎稱爾戈比爾之師此八國君長來會孟津者

干立爾矛箋曰稱舉比合立建也將戰則右持矛故令建于車以下聽誓其干

戈步卒亦有焉予其誓王曰箋曰復加王曰則舉之比之也

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鄭曰以古賢之言為驗

母也雞知時畜也晨當為辰牝雞之晨維家時也無猶不也牝雞不知時



之索

箋曰此武王釋古之意言牝不知時而恃以占時則是此家之字悖也索字字相近而誤耳索當為亭或說以易震索索馬云索索內不安也又說索入家按也索盡也

空也皆所未安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司馬作殷王紂漢書引同

箋曰言婦人與政

昏棄厥肆祀弗答

鄭曰肆祭名答

問也

箋曰昏王引之讀為泯蔑也周禮宗廟之祭曰肆祭天曰禋肆大祀解牲體也答

對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任父司馬迪作

用鄭曰王父母兄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

舉親者言之也 箋曰王當為王王任也遺

任謂受遺任政者先王之大臣也父母弟叔父也天子之稱羣臣皆為伯父叔父故改言

竇

周書一 堉誓

三

父弟以明之蓋箕子也又加母弟者明其親且貴祖父之族但言宗族足以明之不得曰

王父母弟俗儒以為王父弟

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谷永引崇作宗 箋曰逋亡也

逃亡也言紂招誘諸侯之叛臣與謀侵削侯國為開謀

是以為大夫卿

士司馬

俾暴虐于百姓

箋曰百姓舊家大族為新進者所侵陵

以姦宄于商邑

司馬邑作國 箋曰商邑京師也

今予發惟

共行天之罰

共從司馬本漢書引同李善引 箋曰發西伯太子臨師

自名者以奉文王主也共具也天罰已具待予行之言商民無罪

今日之事

箋曰言一日可定非連兵攻戰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司馬釋愆為過歐陽詢引作弗讐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箋曰本紀說武王

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

師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詩曰維師尚

父時惟鷹揚揚鷹揚盤旋不深入也凡戰車馳

者徒走車驟者徒趨車輪三轉為三步車三

發徒三刺六步者車再三發也七步者徒當

在車前也止齊以待紂師奔潰示不逼之

夫子勛哉稱司馬釋助為勉鄭曰夫子丈夫之

眾勉其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司馬本正

經五伐下皆有六伐七伐此從鄭本鄭曰

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

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

多者五伐又當止正行列也箋曰伐者與

敵師戰而追奔也車三發則徒三刺徒更在

前故得有五伐凡追奔車皆結陳在後為聲

援徐進言五伐已明步伍下不得有六勛哉

伐七伐史記有者後人據偽傳本加之勛哉

夫子尚桓桓說文引桓作桓鄭曰桓桓威

入如虎如貔司馬釋作羆鄭曰其威當如

也類也如熊如羆司馬作如財如

養威使人自畏如熊如羆離歐陽書羆作

螭言猛而文于商郊箋曰此已在郊復言往郊

外弗禦克奔以役西土禦從馬鄭本顏師古

引作御東晉本作返

尚書一竭誓

四

司馬云不禦克奔馬曰禦禁也役爲也鄭曰禦疆禦謂疆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以爲周之役也箋曰役從也從西土人進也克敵之後奔者不禦止之縱之使勛哉夫子爾所不勛其于爾躬有戮鄭曰去言且也箋曰爾躬謂百夫長以上之身軍士暴掠則將戮將帥也

# 毋誓第十

尚書

周書一 毋誓

五

王氏集注并箋

鴻範 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

朝鮮而不臣也 箋曰此篇箕子自作傳夏之道故許慎引為商書左傳同今以首

題王十三祀當在毋誓後

惟十有三祀 箋曰十三祀克殷後一年猶稱祀者未制作從舊號王訪

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

鮮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馬

書十一 周書二 鴻範

日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 箋曰十二年克商以箕子歸禮而釋之箕子不留

既封之海外不可與謀政乃汎謀以訪之水經注汎水逕大蒙城景亳湯都也西有箕子

冢服虔云紂庶兄 王乃言曰 司馬云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

惡乃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烏呼箕也 箋曰先汎論後乃致其意所在 烏呼箕

子惟天陰 馬曰陰覆也 箋曰陰芘也 馬曰陰芘 隲下民也 馬曰陰芘也 隲下民

司馬隲為定馬曰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箋曰武王升大位在下民之上 相

協厥居 司馬釋協為和 箋曰應劭云王者當助天居 我不知其彝

倫攸敘 箋曰問為天子之道應劭云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 箕子乃

言曰箋曰固辭乃對故云乃言我聞在昔鯀堽洪水堽從說文

引漢石經作伊洪作鴻汨陳其五行漢石經作曰汨治水用物器多

不因性而但求勝五行反無用故曰陳陳積也應劭曰汨亂也水性流行塞之失其本性

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帝乃震怒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

動其威怒箋曰下言天此言不畀鴻範九帝謂堯也動怒怒其放命

疇鴻範從大傳今本作洪範司馬云不從疇鴻範九等鄭曰不與天道大法九類

曰此九疇之文藏在帝所鯀治洪水時已畀之矣鯀方命不從是以罷之則為不畀也

舜倫攸殛殛從說文引司馬作釋東晉本作敦鄭曰言王問殷所由敗也

書十一 周書二 鴻範 二

箋曰常序在位之法鯀罷司空而鯀則極死殛死是所以敗由不用鴻範也

禹乃嗣興極又作殛鄭曰春秋左傳曰舜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與禹箋曰

嗣嗣天乃錫禹鴻範九疇舜倫攸敘箋曰改帝言天

者禹興由天非帝有用有舍禹興仍不外五行之法而常典以敘遂興為帝也中候云堯

率羣臣東沈于維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大傳注云禹治水

得神龜負文于維以盡得天初一日五行馬

人陰陽之用奉帝命而陳之初一日五行日

從五行至六極雜書文也鄭曰行者順天行氣箋曰班固云以下六十五字雜書本文

五行制器次二曰敬用五事敬漢書三引作

曰五事修身  
接物之法  
次三曰農用  
八政馬曰食為入政之首故以

農名之鄭曰農讀為醴  
農和也入政立官行政之法  
箋曰次四曰協用

五紀漢書協作叶  
紀治歷步地圖象之法  
箋曰五次五曰建用皇

極皇大傳或作王  
皇極聖人所以通天地  
箋曰次六曰艾用三德

艾從漢石經漢書引同  
艾除治之意三德刑賞之法  
次七曰

明用稽疑前知慎事之道  
箋曰稽疑所以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  
之驗 箋曰庶徵修省消伏之道  
次九曰饗

用五福畏用六極  
饗畏從谷永引東晉本作  
嚮威 馬曰言天所以畏

書十一

周書一 鴻范

三

懼人用六極  
與庶徵同庶徵驗之天福極驗之民  
五行

東晉本五行等疇上各有一二等  
字此從漢石經司馬同下並同  
一日水 鄭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行以多寡為先後水包地多莫如水  
箋曰五 二曰

火是也地所以  
火箋曰火熱力光景炎氣等  
三日木 箋曰本

有根生者乃有  
飛走血肉之類 四曰金 箋曰金剛土也  
五曰

土箋曰地之吐  
土箋曰地之吐生物者曰土惟中  
水曰潤下

箋曰此用五行之法也欲  
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  
火曰炎上 箋曰炎

也火有光有氣有力及物最捷故欲炎物及  
使物上者用火炎物者謂欲物熱欲物自動

自焚及發光也上者以火力木曰曲直箋曰

發重刀及使物自升舉也曲及直皆用木木之金曰從革馬曰金之性

質又自能利曲直也銷鑠箋曰欲物從用金若削鋸箝環土曰

之類欲物革用金若鼎範磬之類稼同箋曰從司馬漢紀白虎通引作爰東晉本

也欲嫁物別生則用土收也潤下作鹹箋曰此

畜物亦用土窮葬亦畜也潤下作鹹箋曰此

養生之術周官曰以鹹養脈血之與氣俱行

者為脈象地有水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

味以養脈作炎上作苦箋曰以苦養氣氣者

鹹以養脈者象地有火則曲直作酸箋曰以酸養骨骨

者象地有火則作苦以養之曲直作酸者曲直似木則作

酸以從革作辛箋曰以辛養筋筋舒功似從

養之稼作甘箋曰以甘養肉肉生皮毛齒爪似

稼稼筋骨血似膏則作甘以養之

五事箋曰事察也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

四曰聽五曰思大傳作思心漢書漢紀引同

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貌曰恭言

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曰從馬曰發言當使可從鄭曰此恭明聰睿

為不乖刺也箋曰從順也視曰明聽曰

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

聰思曰睿馬曰睿通也鄭曰睿通於政

事五行傳思為思睿為容恭作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睿

肅從作艾司馬艾明作哲聽作謀睿作聖馬

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上聰則下進其謀鄭

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體肅君言

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入政箋曰

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八政箋曰

六卿共執國政故曰入政蓋政虞時百一日

揆為六官故甘誓有六卿由禹制也食謂掌

食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

民食為重與貨並掌富民之政禹二日貨鄭

陳言唯言稷益是食貨為二相二日貨鄭

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箋曰

增設虞官夏三日祀鄭曰祀掌祭祀之官若

初蓋總日貨三日祀宗伯者也箋曰祀禮

官據大禮而言故名四日司空馬曰司空掌

為祀于虞時為秩宗四日司空營城郭主空

士以居民鄭曰司空掌居民之官五曰司

箋曰空容也使地邑民居三相得五曰司

徒鄭曰司徒掌教民之官也箋曰徒步行

成丁堪六日司寇馬曰司寇主誅寇害鄭曰

行役者六日司寇司寇掌司誅盜賊之官

司馬艾

明作

哲聽

作謀

睿作聖

書上

周書一鴻範

五

五紀一曰歲箋曰王二曰月箋曰卿三曰日

名官師蓋樂正教國子者領外州百八師焉

之虞亦有田狩之職不設軍官亦不得以師

丙言八日師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虞時為八日師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掌兵刑七日賓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箋曰兼七日賓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掌兵刑七日賓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虞時為八日師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名官師蓋樂正教國子者領外州百八師焉

之虞亦有田狩之職不設軍官亦不得以師

丙言八日師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虞時為八日師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掌兵刑七日賓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箋曰兼七日賓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掌兵刑七日賓鄭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

虞時為八日師鄭曰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

名官師蓋樂正教國子者領外州百八師焉



箋曰師尹惟日四曰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

也此四者紀其順逆以待推步占驗五曰曆

數箋曰曆數歷久推測之數以五星月日皇

極列宿北辰經緯遠近知地形上下迂直皇

數錫厥庶民也極中建立也斂時五福用

五故皆用五應修土則壽修水則富修火則

康寧修金則攸好攸德修木則考終考命此

不能自得之于天故曰皇建極也惟時厥

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

正以歸心也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箋

曰此三句箕子釋斂時五福數錫庶民之意

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箋曰朋風通用字淫朋淫放比德相比順

君非民有淫朋也皇不極耳凡厥庶民有猶

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

行有所趨舍也箋曰猶為守三者庶民之

職也猶圖也民所好圖聚之所惡圖去之為

者農工商之業守者田里市肆之地民俗厚

書十一

周書一 鴻範

六

士以上者在五事入政且不協于極不羅于

咎皇則受之司馬羅為離王應麟云大傳作

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而康

而色曰子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

安樂色謂民美好曰子者民相謂也民攸好

而色彼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為

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

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

可見故唯舉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

而威高明虐熒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門大人之有能有為使

家也母以威故陵暴之司馬邦作國 箋曰人謂

羞其行而邦其昌高明者也皇之建極非專

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人有能協極為極者

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國家也王符引羞

作脩云為官擇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箋云此

人必得其材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藪藪方

俗女弗能使用好子而家時人斯其辜 箋曰

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于其無

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于其無

好東晉本作無好德 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

此從鄭司馬同

尚書十一

周書二

鴻範

七

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

曰正人無善則天子雖建極錫庶民福而其正人所作乃爲女咎毋偏毋頗

遵王之義毋從漢石經司馬同義顏師古引作誼箋曰偏頗也義古儀字儀

幹也若築牆所立樣表毋有作好遵王之道說文引好作致毋作

無馬曰好私好也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

道蕩蕩此下四毋字司馬劉向又引作不鄭曰黨朋黨箋曰黨有也蕩蕩平

易兒毋黨毋偏王道平平平司馬又引作便一作辯箋曰平平辯

治也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箋曰凡毋者

尚書十一 周書二 鴻範

皆謂正人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會其有極鄭曰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

臣也以爲歸其有極鄭曰謂臣也當就曰皇極之

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司馬皇作王彝作夷其訓作其順馬

曰王者當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爲順也

箋曰曰者箕子言也釋會其有極之義當以中布教令是法是訓以爲帝之能順極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順從司馬箋曰此釋歸其有極也庶民惟于帝所布中言順而行之近迅也庶幾

謂天子之明德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大傳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

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箋

曰又加曰者總釋皇極之義作父

母錫民五福也天下王錫保極也

**正直**鄭曰正直中平之人箋曰正直皇極

猶未知權僅可為一德

故與二克並乃備三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

以成治立功箋曰寬猛相濟則仍是正直

也克肩也任也事有當

以剛任或當以柔任者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

克變友柔克司馬變為內鄭曰人臣各有一

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

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中

書二 周書二 鴻範

九

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箋

曰此言天子治世因時為用變猶熟也友順

也天下已治則直道而行暴亂以剛治

靡弱以柔治當積懦之時急之則壞

**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司馬潛作漸馬曰沈陰也

子非一朝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

子亦以德懷之箋曰沈漸若婦人近侍待

之當專任剛高明大族若盤庚三告周公再

遷是任柔也谷永說云委曲從順所執不彊

**惟辟作威**劉向王嘉張衡荀爽高誘引皆

先威後福東晉本先福後威

**辟作福惟辟玉食**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

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也作威專刑

罰也玉食備珍美也箋曰作威剛克也作

福玉食柔克也作福爵祿人玉食養人玉讀爲畜臣毋有作威作福

玉食箋曰言偏剛偏柔之德非常法臣不可效而行之以臣不可自專也臣之

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家箋曰謂大夫也而凶

于而國而凶從漢石經東晉本無而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

威福自恣畜食私士必爲變亂凶國也箋曰國謂諸侯也諸侯稟政天子而人用

側頗辟辟東晉本作僻箋曰人謂士也春秋士爲王人士無威福玉食之權而

用其偏剛偏柔是傾側邪頗怪僻之人王嘉說云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忒

馬曰忒惡也箋曰僭假也忒貳也庶民尤無權而有偏德徒爲人所不信言權以濟事

書十一

周書一鴻範

十

惟天子乃宜知之以二德補皇極之術濟時者乃爲聖人也王嘉云民用僭差不壹稽

疑擇建擇有所勅建乃有疑宜稽立卜筮人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筮曰記曰龜爲卜莢爲筮卜筮者聖人

以合天餘人假以爲教君欲有所爲其意未定先之以卜筮則外知意旨因可否而進規

焉卜筮之人古之諫官也殷周更爲獻詩之史後立言官皆所以防救乃命卜

筮筮曰乃始也言行曰雨鄭曰雨者兆之體

曰凡占龜眊高及四體五者備而成卦猶著者更十有八變乃合貞卦而成卦雨者蓋高

屬仰釋屬曰濟濟東晉本作霽鄭曰濟者

箋曰濟蓋前奔東龜也于一圍司馬作涕

日圍者色澤而光明也箋曰說文圍者升

雲半有半無圍蓋後奔南龜也為陰龜故若

升雲爾雅以濟為果以圍為獵日霧周官注

果露如雨濟獵接如雲升也引作蝨

司馬又作被今正義本作蒙又在圍前鄭

日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箋曰霧者左倪

西龜雷屬爾雅云左日克鄭曰克者如祲氣

倪不類故氣不釋之色相犯也箋

日克者右倪北龜若屬爾雅云不若故氣相

犯也此五龜龜人謂之六龜以上下為天地

凡卜灼之高以雨為類前以濟為類後以圍

為類左以霧為類右以克為類各于其類占

凶日貞鄭曰內卦曰日悔鄭曰外卦曰悔

也箋曰說文引悔作舛易卦之上體也舛

每也重卦故每每艸盛上出也伏義重八卦

為六十四三凡七卜鄭以凡七為句卜屬下

代易書所同為句箋曰卜者龜著

之總五占之用東晉本無之此從司馬鄭

名霧克二衍忒象多變故言衍忒箋曰衍大

也術之數也忒立時人作卜筮司馬云作爲卜

更也變也立時人作卜筮鄭曰將立卜

筮人乃先命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

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立是能

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三人占則從二人

筮人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

之言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

書十一 周書二 鴻範

十一

筮曰恐一人阿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司馬意故立三人

女謀及卿士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謀及庶

民民從漢石經東晉本作人謀及卜筮筮曰言君當公其心以訪臣民乃聽

卜筮人之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司馬作而身筮曰子

孫其逢司馬作而子孫馬曰逢大也吉女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吉筮曰吉言可行也君亦有獨斷之道卿士從

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筮曰言執政亦得建立庶

尚書上 周書二 鴻範 十一

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曰此三者皆從多

故為吉筮曰庶民亦得獻議皆所以防君自恣也女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

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筮曰筮者或以義說雖從可逆逆者人所不欲故作外事及人

則龜筮共違于用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

凶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

筮曰此或天時未可故靜以待之鄭曰賜金氣也秋

物成而堅故曰奧奧從人傳司馬何休引同金氣為賜東晉本作燠鄭曰奧火

氣也鄭曰寒水氣也曰風鄭曰風土氣也凡氣非

土不處故曰時五者司馬作五是來備李雲

土氣為風箋曰時承也時五者承來備各以其敘司

五氣也五行傳謂之王極敘敘序庶艸蕃無說文引

則木火金水土各以敘成庶艸蕃無一極備凶一

王極亦土氣也以生微為驗一極備凶

極無凶備當為備懋也五行坻帶則生災有

一備必有一無若金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傳曰貌必恭厥休時雨孟春朔令曰挺羣禁

開閉闔通穹室達障塞其禁毋伐林木仲春

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開關

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季春朔令曰宣庫財和怨撫

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

禳春氣箋曰雨者潤之所生故以象春人

貌宜澤而和因推為木應也已自省又謹春

之月令時是若順也曰艾時暘若五行傳曰

尚書上 周書三 鴻範 三

象秋言取斷割不撓故為金應也已修言因

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箋曰暘者剛明故

庶毗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雷季秋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收斂其禁

謹功築邊溝瀆修困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

休時暘孟秋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哀

飾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朔令曰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收斂其禁

庶毗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雷季秋

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箋曰暘者剛明故

象秋言取斷割不撓故為金應也已修言因



謹秋曰哲時奧若五行傳曰視必明厥休時

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陸隄防仲夏朔

令曰振貧弱惠孤寡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

其禁棄法律逐功臣般大子以妾為妻乃令

民雩箋曰與熱象夏視以光而疾故為火

應也已修視因曰謀時寒若五行傳曰聽必

謹已午之月令曰謀時寒若聽厥休時寒孟

冬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

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朔令曰搜外徒止

夜禁誅詐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朔

令曰省牲脞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

乃大讎以禳疾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

小人樂箋曰寒斂象冬聽者內曰聖時風

景故為水應也已修聽因謹冬令曰聖時風

若五行傳曰思心必容厥休時風季夏朔令

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

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箋曰風助氣象土思無不通故為土應也

已省思因謹曰咎徵曰狂恆雨若五行傳曰

中央之月令曰咎徵曰狂恆雨若長事一曰

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

極惡時則有服娛時則有龜夔時則有雞旤

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

維金沴木鄭曰狂倨慢若順也五事不得則

咎氣來

曰僭恆暘若

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

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

咎僭厥罰恆暘厥憂時則有詩娛時則有

介蟲之孽時則有犬嘒時則有口舌之疴時

則有白眚白曰舒恆奧若

舒從馬鄭司馬何

祥維木沴金

曰舒恆奧若

休王充班固劉向

曰舒恆奧若

休王充班固劉向

曰舒恆奧若

休王充班固劉向

曰舒恆奧若

休王充班固劉向

曰舒恆奧若

休王充班固劉向

曰舒恆奧若

休王充班固劉向

曰舒恆奧若

休王充班固劉向

周書二 鴻范

西

並同大傳作茶東晉本作豫五行傳曰次

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晷厥咎茶厥罰

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艸媿時則有倮蟲之孽

時則有羊甌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祥

維水沴火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曰急恆

事太舒則有常奧之咎氣來順之曰急恆

寒若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

鼓媿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甌時則有耳疴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鄭曰急急促自

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曰霽恆風若

致恆寒之氣來應之書引司

馬作霧東晉本作蒙五行傳曰次五事曰

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恆

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媿時則有華

孽時則有牛甌時則有心腹之疴時則有黃

書十一 周書二 鴻範

五

青黃祥維金木水火沴曰王眚惟歲卿士惟

土鄭曰霧見冒亂也曰王眚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青從馬司馬同東晉本作省

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媿時則

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甌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疴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

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

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

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

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

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

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

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馬曰言

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鄭曰所以承休

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

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箋曰

管內生之災也師州十二師教民者尹長民

者鄉遂都邑之吏也民無眚師尹主其眚王

管大為歲之災師尹一日災耳記之以待補

救歲月日時無易箋曰無易者無眚也歲月

斥言百穀用成箋曰穀者又用明司馬又為

卿士師尹駿從司馬東晉本作俊

之治以明駿民用章箋曰駿農夫也致仕

卿大夫教造士者其家用平康鄭曰其道得

民造士也章顯也家用平康則其美應如

此箋曰此王極休徵也日月歲時既易箋

主于王故大夫之家用安日月歲時既易日

自卑以及尊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駿

推日以至歲

民用微箋曰微家用不寧鄭曰其道失則敗

寒輿而已箋曰庶民惟星箋曰星列宿也

此王不極咎徵也庶民惟星所以分躔次區

州域故以庶民象之有災祥則占其野欲知

方位則以中偏分度里然庶民不自眚故不

與歲月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五行傳曰星辰

日同占星有好風星好雨鄭曰

診維鮮之功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曰

風土也為木妃雨水也為金妃故星好焉中

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

克土土為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

方金氣為陰克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

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十為木入妻木入

為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

滄沱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輿中宮四

季好寒也

箋曰此下別言地氣殊異有恒

風雨恒寒奧之地不關休咎者也星地行軌

度所值離之地而有多風多雨者此非沴也

乃惟分析氣候之事不可以占驗小數言之

今海島沙漠多風

荆揚梁多雨是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引有冬有夏有寒有暑

鄭曰四時之間合

于黃道也

箋曰日月之行謂地行也有冬

恆寒之地有夏恆奧之地此乃地南北

極晷有長短氣有溫涼非舒急所致

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

可見故也

箋曰此言恆暘

陰仍為咎也

月從星者五星各有月也

驗五

星之月足明地亦行星行星故能自致風雨

氣不足則有風氣有餘則有雨也至于暘之

照地地無霧霏則見故王之不極厥罰恆陰

書

周書二 鴻範

七

是五福一曰富

東晉本一曰壽此從劉德本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

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

以尤所不欲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

箋曰五福庶民太平之應富謂足兵說二

苑引河間獻王云尚書五福以富為始

曰壽三曰康寧

鄭曰康寧人平安也

好德

鄭曰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

箋曰攸

長好美也人物壯盛謂之長好人物和

順謂之攸德以好為愛好非也若人性皆善

則亂世民亦好德人性本惡則好德乃民習

善五曰考終命

鄭曰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

耳

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

順之總名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

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箋曰成終言作事有終成命言子孫

從教言從作艾之所致也然則攸好德為貌恭之應五行志以為視明致壽言從致康寧

思心容致六極箋曰云六極者備五是為王考終命六極餘五事由王極致之故竝

列為一曰凶短折馬曰凶凶終也鄭曰未齟六凶短折思不審之罰五行志云思心不容其

極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艸木曰折一

曰兄喪弟曰短父二曰疾鄭曰疾視不明之

喪子曰折凶天也二曰疾罰五行志視之不

明其三日憂鄭曰憂言不從之罰五

極疾三日憂行志言之不從其疾憂四曰貧

鄭曰貧聽不聰之罰五五日惡鄭曰惡貌不

行志聽之不聰其極貧五日惡恭之罰五行

志貌之不恭其極惡六曰弱鄭曰愚懦不壯毅曰弱弱

故所以弱也六極五福不但行運氣性相感

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故壽

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

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遠而失計故貧也視

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

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

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

故致惡也五行志皇之不極其極弱箋曰

鄭崇說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

弱者雖生如死雖眾如寡故為大凶極有六

福唯五者王極建則錫五福弱不建之咎也

此六極者時亂則民羅咎聖哲在下位不能

自免故不曰凶咎而曰極若王子晉顏淵是

短折也伯牛有疾司馬牛憂原憲貧醜蔑哀

皇

周書二 鴻範

六

駘它貌惡也然此  
諸賢不得言弱

鴻范第十一

尚書十一

周書二

鴻范

十九

尚書十一

金滕弟十二

周書三

尚書卷十二

王氏集注并箋

金滕

世家云武王十一年周公佐武王代紂作牧誓已般紂封紂子武庚祿父

使管叔蔡叔傅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

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

不就封留佐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

王有疾作金滕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

羣弟流言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

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周公乃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二年而畢

定作匱禾嘉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

為詩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大

尚書三 周書三 金滕

傳金滕在大誥之後 箋曰金滕周公薨

後總述公功德黜杞王魯為二王後當在

立政後今在此者類次為武王書

際緘也以銅鐵鉗鎖局固於匣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豫又作忬說文引作愈此從馬本司

馬王充劉向引竝同 箋曰禮記云文王疾

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

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三年之益所以定帝業生太子成周公成王

之盛也文王受命七年八年而崩再三年則

當亡殷誅紂之期曾受西伯之命躬朝焉而

躬般之不可以垂訓故文王不受三齡也武

王既定殷為天子三年而未有太子至此遽

疾周公次當代立非立嫡傳子之法故武王

必益三齡也文周聖人自制其壽命武王大

賢其命在天至是有疾者當終之期克商在  
十二年此為十四年白虎通云天子病日不  
豫言不復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穆又作陸  
司馬曰

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鄭曰二公欲就文

王廟卜箋曰國有大憂三公聚謀時周太

召為三公周公不言故云二公卜于文王廟

者卜文王與三齡得否天子有疾當禱耳而

今欲卜亦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鄭曰戚

知王不亦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鄭曰戚

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

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

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箋曰文王已與三

矣今不得三必非文王意卜之文王徒增其

憂公乃自以為功箋曰功成也成若請成之

為三壇同墀馬曰壇土堂鄭曰時為壇墀於

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於禮禱遠祖則為壇墀

此用升壇會盟之儀也祭法注封土曰壇除

地曰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箋曰用盟

墀立壇上對三植璧秉珪司馬植作戴鄭曰植

壇若面結言植璧秉珪古置字箋曰璧蒼

璧以禮天植於壇也珪桓圭上乃告大王王

公之贊周公秉持之朝覲之禮

季文王箋曰三王皆父子相史乃策策從司

本作冊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祝曰惟爾

書也箋曰史奉策大史進其策祝曰惟爾

元孫某鄭曰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

書十一

周書三金滕

二



元首也嗣

**邁厲虐疾**

司馬云王發勤勞阻疾

王曰元作勵言構造厲精于治也虐獵也為疾所陵獵

箋曰邁讀為構厲今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不讀曰不愛子孫

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

箋曰不負古字通負恃也子慈也丕子猶私愛也三

王若與齡傳子雖立大法有慈愛之嫌天或責而不許則旦請代死以子易子是無負子

之責也隗囂曰申命百姓庶無負子之職亦謂以已代漢為天子也命必有終文王不代

王季周武不代文王武反損父之年焉天下已定武王雖崩朝委裘而周公輔之三監不

敢叛雖叛而亡周公亦不宜私慮過計以請

**尚書**

周書一金縢

三

代貪帝位也然而文王與之周公請之殷殿

於此年者聖人先天而天不違貴欲于武周

之時立傳嫡長之法周公知與齡之意見武

王無故篤疾恐已次當立皇恐而請代惟聖

人能以壽歲益人也舜帝位而不當乃至損

年益之於成王有繼絕之恩故推為禪讓之

君而以魯**予仁若**人箋曰仁讀為先祖匪人之

為王者後**巧能多材多藝**巧從司馬本東晉

聽予代王巧能多材多藝本作者考箋曰巧當為巧古文以為于字又以為巧字故或為巧或為考皆非也巧即于耳于曰也曰能多材多藝言王不死乃能用賢也材賢材藝治也多材多藝謂眾賢人眾治事者言且死不患無材**能事鬼神乃元孫**箋曰多材治事則能安和天神人鬼目能

事女元孫周王不若日司馬若作如箋曰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箋曰賢人雖多王崩不能主

能代無元孫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曰武

之可事也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箋曰佑

當為祐助也乃命者欲三王請命也敷溥也

廣也帝雖不私周室當廣用能定爾子孫于

助四方之民不令王死下地箋曰言三王亦用

此定子孫之業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司馬云敬畏箋曰言非獨旦私意四方之

民以王無太子無可立者莫不振動畏懼也

祇振古通用敬即警也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司馬寶作葆鄭曰降下也寶猶

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箋曰

就卜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箋曰告神

見之階之間祭天玉當燔之此請以歸者大傳說

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無過行者

得復其圭以歸其國璧用以宮蓋藏太侯爾

廟圭還周公也云其者不敢自專禮

命馬曰待女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箋曰

爾之詞親敬之稱也禮祀祖父曰于爾若

孫婦附于皇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說文

始不得言爾屏蔽

也箋曰屏壁者不得復祭祀屏珪者不復

朝聘大傳說有過行者雷其圭不義則不見

屬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司馬釋云乃卽三王而

之信吉 筮曰三龜三卜人也卜一啟籥見

書乃并是吉司馬釋云周公喜開籥乃見書

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所藏之室以管乃復

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筮曰占人既言

吉周公復自開大公曰體王其罔害罔占人

卜三兆法書合之予小子新命于三

兩引皆作無 筮曰君定王惟永終筮曰予小子對君父之詞新命謂

體謂龜之高及四足兆象是圖茲攸俟司馬云是圖茲道鄭曰

長終其能念予一人馬曰一人天子也

待也所待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

者生太子賈中鄭曰滕東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

其命詞藏于占人歲終計其中否王翌日乃

此非常之冊故別藏之匱匣也武王既

翌從郭璞元應顏師古李善引同喪

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

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

九十三矣 筮曰白虎通引云喪者亡也人

魯三 周書三 金滕

五

大傳曰武王殷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使  
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強祿周  
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居位聽  
天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鄭曰管  
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  
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子不知天  
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於京  
師箋曰管叔武王所重任以監殷武王崩  
于次管叔可立望入朝專大政而周公不讓  
乃身為冢宰令百官總已以聽故管叔怨焉  
管子故羣弟從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唐石經正義于作於鄭曰孺子謂成王也箋曰孺子太子之稱不利謂謀殺之周法傳子殷家弟及誣周公欲自立而嫌成王將弑之自立成王生於武王疾瘳之年三歲遭武王喪既

魯十一

周書三金縢

六

喪五歲矣不能朝見羣臣也

周公乃告二公

司馬云告太公望召公奭

言召二公

曰我之弗辟

說文引辟作不

我無

以告我先王

司馬釋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幼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馬曰辟謂辟居東都鄭曰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誦無以告于先王言愧無辭也

箋曰周公主陝  
曰辟三公執政之名也頗有辟王辟公皆謂周公弗辟者不居位也聞言當退故弗辟矣以先王論之管叔為兄不讓兄是不可告先王也  
周公居東  
鄭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以東東伯之國詩謂之東山其地卽幽也爲  
周初之東都王充引古文家說周公奔楚越  
絕書云巡狩於邊墨子云東處於商蓋逸周  
書言徐奄及熊盈畔則非居商奄及楚也

### 二年則罪人斯得

大傳曰奄君蒲姑謂祿父

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

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

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

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 箋曰詩云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如今三年言周公

出居一年歸攝王也朝廷初聞流言亦以周

公權重聽其巡守因而不召及祿父叛民儀

十人自拔來歸乃知管叔奄君去周公以弱

王室二公以王命迎焉因遂攝王伐殷一年

而三監破二年而奄君遷于後 大傳曰三年

共三年也得謂俱伏其罪于後之後周公老

于豐司馬云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  
詩在作嘉禾後康誥前 箋曰金縢主序魯  
郊之事不及周公攝政及薨 公乃爲詩以詒  
葬之事故直記致政歸豐後

### 王名之曰鴟鴞

大傳曰心不敢遠成王而欲

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司馬名作

命鄭曰詒說也周公傷其黨屬無罪將死恐

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  
詩以詒王今幽風鴟鴞也 箋子斥成王 箋

日鴟鴞之詩言商奄猶未定魯將被兵因以  
遺言託王欲葬成周又以殺兄不敢葬文王  
墓左右以示 王亦未敢誚公 司馬誚作訓鄭  
己不安之意 日成王非周公

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司馬說為訓公謂訓其意葬成周也此公致政三年之後成王十年後其年未聞

**大熟未穫**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

而葬則公卯月薨紀年云成王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天大雷電以風**應劭王充引電皆為雨

禮梅福杜鄴谷永周舉張奐俱說為成王葬

周公不如禮王充云古文家云周公奔楚故

雨**禾盡偃大木斯拔**箋曰禾今謂之邦人

書十二 周書三 金縢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司馬釋弁為朝服鄭曰

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

承天變故降服也

夫大裁素服縞冠而加用弁者以入廟開金

滕也蓋天子朝服皮弁云盡者王入廟當立

端今朝服視朝大夫因入

廟以公事開書非廟事也

**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說又作簡

金滕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金滕蓋藏累朝消弭之術禳疾亦其一也是

以見其說大祝

六祈六曰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對曰信懿

司馬

箋曰問占書何不在占人

云信

有馬曰懿猶億也  
箋曰懿久而美也  
公命我勿敢言  
箋曰以曾受命

故公薨後不言祕書本不可言占非祕事  
而公祕之者自以為功事成嫌自功也  
王

執書以泣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  
曰其勿穆卜

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  
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

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  
司馬釋云自今後其無穆卜乎  
箋曰穆卜謂卜葬

文王墓旁也成王終葬周公文王旁自謂謙  
矣然猶以臣禮如以王禮當別為塋也  
豕人大喪度甫窆謂新卜地也上未言卜此不

得為卜灾又卜灾當于禰亦不在文王廟  
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司馬云幼不及知  
箋曰

尚書十一 周書三 金縢

在未生以前  
故曰不及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箋曰彰明

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  
司馬無新馬新作親鄭曰新逆

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  
尊任之  
箋曰逆讀為御御猶受也  
新逆我

國家者成王知周公不自惜死以正嫡統有  
再讓天下之義非人臣之功乃授天下於成

王者以其新知之  
禮亦宜之  
大傳曰魯郊成

故如新受國也  
禮亦宜之  
王所以禮周公

也  
箋曰禮讀如禮賓之禮凡受大禮者必  
有禮答之亦者亦國家也受王于公亦宜以

王禮禮之白虎通云周公以王禮葬  
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  
王出郊  
箋曰郊告天尊周公記曰天子稱天以誅之  
言出者記反風之應在其時王充云觀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大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

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

盡起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盛在成王周公之閒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馬曰反風還反也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

日二公命邦人凡大木

說文凡最摺也 箋曰周官鄉老二鄉公

一人謂天子三公分掌六鄉其有致政三公則在任三公不掌鄉其無致政三公則在職

公各領二鄉也周公老于豐曰明農近豐二鄉周公掌之餘四鄉二公掌之今周公新死

二公兼攝六鄉鄉之事由鄉老命焉凡猶計也計大木已拔者若干將以備國用

魯書十二

周書三金滕

十

偃盡起

箋曰所偃者禾也前見近郊禾起此因以告二公記異瑞也張奐云

樹木盡起上未云木偃非也

而築之

馬曰築拾

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 箋曰築拾邦禾以風偃禾穀悉落

不可穫但可拾也先但見禾偃雨至以爲穀必芟今乃因雨而穀盡落雨止禾起因穀落

故不起也於是不歲則大熟 箋曰言尊周公穫而拾亦記異事

後黜杞而王魯魯郊祭后稷牲亦白牡周公得郊太伯不得追王郊者太伯無致太平之

功又未踐詐

金滕弟十二

尚書十二



